

中华谈吃第一人

唐鲁孙作品



大雜燴

理想国

imaginist

唐
鲁
孙
作
品

大 雜 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杂烩 / 唐鲁孙著. —2版.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唐鲁孙作品)

ISBN 978-7-5495-2706-9

I. ①大… II. ①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695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出 品 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周 昀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封面题字: 黄华侨

封面刻章: 章圣晓

制 作: 陈基胜 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17千字

2013年1月第2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海天万里为卢太夫人寿	1
晓乘	6
扇话	22
铁臂大元“蟀”——秋凉白露话蚰蚰	44
谈失传的“子弟书”	69
我所见到的梁鼎芬	74
故都茶楼清音桌儿的沧桑史	80
从《三百六十行：旅馆业》想到鸡毛店	95
蝎子螫了别叫妈	99
摇煤球烧热炕	104
近代曹子建——袁寒云	115
闲话故都年景	124

猜灯谜、拜三公	139
民初黑龙潭求雨忆往.....	152
张辫帅与褚三双	158
谈谈清装服饰与称谓.....	168
再谈清装服饰.....	174
谈谈《窦娥冤》.....	178
成吉思汗大祭跟那达慕竞技大会	181
中国菜的分布	187
说烟、话茶、谈酒	195
炉肉和乳猪	207
白汤面和野鸭饭	213
北平的饽饽铺.....	220

金鸡一唱万家春	233
老汤炉肉开锅香	244
杨花滚滚吃新蚶	248
从梁寿谈到北京的盒子菜.....	253
漫谈绍兴老酒.....	259
读《烹调原理》后拾零	262
过桥米线的故事	269

海天万里为卢太夫人寿

今夏是卢母李太夫人八旬荣庆，旅美知好提到，在台年纪七十五以上，当年在内地听过卢母元音雅奏的朋友，写点文字，以申祝颂。前年卢燕女士应中华电视台之约，在国语电视剧里龔演《观世音》，在下在华视周刊上写了一篇《卢燕卢母》，被卢燕看见，坚欲一晤。当时我住屏东，经《民族晚报》王逸芬兄电约北来，在王府跟卢燕贤伉俪叙晤一番，欣悉卢母在美精神健朗，遇有可造之材，靡不悉心教诲，循循善诱。京剧能在美国生根发芽，卢母实种其田。记得当年我也少年好弄，在北方与轩荪兄共燕乐，今荷其敦嘱，为文以寿卢太夫人，不能不勉力以应了。

我从小就是标准戏迷，从民国初年听小马五《纺棉花》起，一直到抗战初期为止，日常生活大概总离不开戏园子。早年男女分班，除非祝寿彩觞公府酬宾堂会，很难得听到男女合演好戏。肉市广和楼的富连成早年不卖女座；四大名旦各班虽然卖女座，大多是楼上卖堂客，楼下卖官客，听戏也得男女分座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家里人听戏以坤班为主，小孩也就随同成了坤班小客人啦。先是鲜灵芝、张小仙的奎德社在文明茶园唱白天，可以说风雨无阻，天天光顾煤市街的文明茶园。后来鲜灵芝、张筱仙隐息，又改为城南游艺园听京戏。那个时候由琴雪芳挑大梁，唱了不久琴雪芳就自行组班，在开明戏院唱白天了。琴雪芳的戏班除了琴雪芳、秋芳姐妹外，老生就是卢母李桂芬。还有青衣李慧琴，武生梁月楼，后换盖荣萱，花旦金少仙、于紫仙，小生胡振声，小丑宋风云，后换一斗丑。这个戏班梁柱齐全，在坤班来说够得上硬整二字。

我从小最爱听冷门戏，因为若干几近失传的老戏，偶或在开锣戏里能够发现。例如《神州擂》、《疯僧扫秦》、

《五雷阵》等一类老腔老调的戏，全部沦为开锣戏，所以我几乎每场戏都可以听到拔旗吹喇叭。琴雪芳有时没有戏，见我在楼上入座就拉了胡振升到包厢里来聊天。有一天卢母贴的是《斩黄袍》，虽然刘鸿升的“三斩一碰”走红一时，人人都喜欢唱上一两段，可是坤班敢动这出戏的还不多见。记得那一天卢母勾一字眉，龙衣华袂，唱起来满弓满调。当时坤角有“三芬”，是张喜芬、金桂芬、李桂芬，称一时瑜亮。可是“孤王酒醉桃花宫”，张、金二人都没动过，只能让卢母一人专美了。

有一天琴雪芳贴演新排本戏《描金凤》，前场卢母跟李慧琴唱《黑水国》。名票陶畏初、何友三、管绍华三位联袂而来，全神贯注，一言不发地听戏，听完了整出《桑园寄子》，我问他们何以如此入神。陶畏初比较爽朗，他说这是奉命听戏。他们三位正跟老伶人孟小如学这出《寄子》。据小如告诉他们说，李老板这出《桑园》的身段非常细腻，特地前来“搂叶子”的，焉能不聚精会神地琢磨？我想这件事，直到现在卢母自己还不知道呢！

当年琴雪芳在华乐园的夜戏，赵次老跟贡王爷都是

池子里常客。奘良、瑞洵、樊樊山、罗瘿公、王铁珊也是每演必到，其中贡王、瑞洵两位对卢母的唱做最为赞赏。当时卢母的琴师，也是经常给贡、瑞二老说腔调嗓的，他经常称赞卢母气口尺寸拿得准，喷口轻重急徐劲头巧而寸。所以卢母一登场，池座有两位戴帽头的老者，每人用包茶叶的黄色茶叶纸，折好压在小帽边上，遮挡煤气灯的强光，就是贡、瑞二老了。卢母有两次经绅商特烦唱《逍遥津》，就是此二老的杰作呢。当年赵次老在世，对于世交子弟之文采俊迈、蕴藉俨雅的青年，奖掖提携，无所不至。春秋佳日时常邀集大家为文酒之会来衡文论字，记得王懋轩、薛子良先生的令公郎都是当年与会的文友。其中有一位年方弱冠汪君，能写五六尺的大字，次老教他行笔运腕，并且拿出卢母写的大字给他借鉴，从此才知道怪不得卢母对于大字笔周意内，敢情平日是真下过一番临摹工夫的。有一年，冬令救济义务戏，卢母贴的是《戏迷传》，当场挥毫，写了“痼癖在抱”四个大字，现场义卖，被蓝十字会会长王铁珊将军，以五百元高价买去，救济了不少贫困。在北平专给人写牌

匾的书法名家冯公度，后来知道《戏迷传》现场卖字的消息，深悔未能躬逢其盛，跟王铁老一较短长呢。

赵次老对于度曲编剧兴致甚高，琴雪芳所演《桃谿血》，即系次老手编，由罗瘦公出名。剧中渔父一角，初排原请卢母饰演以壮声势，以卢母与赵府的交谊，似乎未便推却，可是她格于搭琴雪芳班不接本戏原则，也加以婉拒。后来赵次老以“无补老人”名，给琴雪芳编了一出《风流天子》，是龔演唐明皇杨玉环故事，唐明皇一角应当是老生应工。可是几位老人家斟酌至再，始终都没开口。最后由琴雪芳以小生姿态串演。卢母的风骨高峻、自守精神，在当时梨园行可算是操履贞懿，令人钦敬。

自播迁来台，海外归人每每谈到京剧在美国已经播种生根，近几年更是日趋茁壮，卢母在美，对凡是虚心求教、真想学点玩意儿的男女，无不掰开了揉碎了倾囊以教。今当卢母八旬设帨吉辰，敢弃数言，都是五六十年前往事，以介眉寿。

跷 乘

京剧里有若干特技，例如打出手、勾脸谱、吃火、喷火、耍牙、踩跷，都是其他国家歌舞剧里没有的，只有踩跷跟芭蕾舞同样用脚尖回旋踢荡，比较近似而已。

京剧里旦角踩跷，梨园行术语叫踩寸子，是最难练的一种特技，没有三冬两夏苦练的幼功，想把寸子踩得轻盈俏丽婀娜多姿，那是不可能的。当年老伶工侯俊山（艺名十三旦）曾经说过：“踩寸子是旦角前辈魏长生发明的，流风所及，后来旦角变成扮相、做表、跷功并重无旦不跷的情形。科班出身的武旦、花旦，都要经过上跷的严格训练，不论严寒盛暑，由朝至暮，都要绑上跷苦练，要练到走平地不耸肩不摆手，步履自然，进一步

站三脚。站三脚是二尺高三条腿的长条凳，绑好跷挺胸平视，不倚不靠，一站就是一二十分钟。到了冬季要在坚而且滑的冰上跑圆场，耗跷功夫做得越瓷实，将来上台跷功越好看。跷功稳健之后，进而练习武功步法，还要顾及身段边式（漂亮的意思），那比练武功打把子就更为艰苦细腻啦。”练跷的人腿腕脚趾，既要柔曼，还要刚健，如果没有刚柔相济的条件，跷是踩不好的。旦角一代宗师王瑶卿，就是因为腿腕力弱，不适宜踩跷，而创造所谓花衫子改穿彩鞋彩靴的。

早年的旦角只分青衣、花旦两类，青衣以唱念为主，花旦以说白做打当先，后来因为武打扑跌容易弄坏了嗓子，花旦虽然重在念做，可是总也得唱两句受听才行，于是又分出武旦这一行。凡是跷功好，把子瓷实的归工武旦；擅长做表念白，洵丽涵秀的归工花旦。此后花旦、武旦就慢慢分家了。

当年打出手，以武旦朱文英最有名，他是朱桂芳的父亲（台视国剧社箱官朱世奎祖父）。朱又名四十，他的打手干净利落，又稳又准很少在台上掉家伙。只手拈鞭，

更是一绝，手法技巧横出，戢翼潜鳞极少重样，踩着寸子来踢鞭，鞭硬而短，又没弹性，前踢后勾，那比踢花枪在准头上，就难易可知了。余生也晚，只是听诸传闻，未能亲见。

跷分文跷、武跷，又叫软跷、硬跷，尺寸大小，宽窄跷型都有规定，不能随意更改。当年刘赶三唱《探亲家》骑真驴登台，而且踩跷，他那对跷长度足有五寸，同行跟他开玩笑，说他踩的是婆子跷。按照早年规矩，花旦一定要踩硬跷，武旦才能踩软跷呢！文跷耸直，武跷平斜，其中难易可想而知。来到台湾三十多年，军中剧校倒是培植出不少武旦隼才，坐科时有老师的循循善诱，都能中规中矩，可是一出科搭班，就我行我素，任便自由。《拾玉镯》的孙玉姣，《青石山》的九尾仙狐都不上跷，长此下去，何忍卒言。

老辈名伶中余玉琴、田桂凤、路三宝、杨小朵、十三旦都是以跷功稳练细腻著称的，剧评家汪侠公听过余庄儿（玉琴）唱《儿女英雄传》的何玉凤，不但上跷，而且施展了从台上翻下台的武功绝活，若不是跷功挺健，

尺寸拿稳准，池子里岂不是一阵大乱。

有一年冬令救济窝窝头会大义务戏，在第一舞台连演两晚，那时候田桂凤已经隐息多年，为了多销红票，见义勇为，重行粉墨登场，跟张彩林、萧长华唱一出《也是斋》（又名《杀皮》）。那时候田已年近花甲，眼神、手势、跷功、说白戏谑，细腻传神，面面俱到，筱翠花、芙蓉草的跷功，都是一时翘楚。看了田老这出戏，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只有点头赞赏的份儿了。

当年路三宝唱《贵妃醉酒》，演杨玉环就上跷，左右卧鱼，反正叨杯，不晃不颤柔美多姿。筱翠花唱《醉酒》也上跷，就是跟路三宝学的。要不是跷上下过私工，就做不出迂回曼舞倩艳飞琼的身段来了。朱琴心在下海之前，在协和医院充任英文打字员时候，就加入协和医院票房。当时票房角色极为整齐，花脸张稔年、费简侯，丑角张泽圃、王华甫，老旦陶善庭，旦角赵剑禅、林君甫、杨文维、朱琴心，须生陶畏初、管绍华、于景枚，武生王鹤孙。

朱琴心嗓子没有赵、杨来得嘹亮，所以他跟陆凤琴、

诸茹香、律佩芳学了不少花旦戏。既然以花旦应工，自然就得练跷了。半路出家，所下的工夫，比科班学生更为艰苦。他的《荷珠配》、《采花赶府》、《战宛城》、《翠屏山》一类跷功戏，绝不偷懒，必定上跷，他的跷功就这样练出来了。有一次青年会总干事周冠卿六十大庆，朱琴心也打算上跷唱《醉酒》，考验一下自己的跷功。结果凤冠霞帔，官装屣履一扮上，回旋屡舞没法圆转自如，等到正式囊演，恐怕一时把握不定，仍旧是换穿彩鞋上台，由此可见跷功之不简单了。

笔者听路三宝的时候，尚在髫龄，那时路三宝已过中年，听了他的《双钉记》的白金莲，《马思远》的赵玉儿“行凶”一场披头散发，戟手咬牙，脸上抹了油彩，满脸凶狠淫毒之气，望之令人生畏，所以不爱看他的戏。有一年俞振庭的双庆社在文明茶园唱封箱戏，谭老板特烦路三宝唱《浣花溪》的任蓉卿，说白做打都令人叫绝，每个下场谭老板都在台帘里等候搀扶，听说那一天伶票两界同行差不多都到齐了，全是来“搂叶子”观摩跷功的。笔者当时还看不出所以然来，不过看他转侧便捷，环带

飘举，动定自如，似乎跟一般武旦开打的套子各别另样，觉得特别舒畅。

有一年那琴轩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过散生日，有个小型堂会，由伦贝子（溥伦）担任戏提调，所以戏码不大，出出精彩。老十三旦侯俊山，本来已经留起胡子准备收山，回老家张垣，吃几天太平饭，以娱晚年啦。谁知伦四爷死说活说，再加上那相的金面，情不可却，又把新留的胡子剃掉，唱了一出《辛安驿》。这出梆子戏，是十三旦老本行，走矮子，蹑跷步，惊鸿挺秀，清新自然，他能跟着锣鼓点子走，配合得天衣无缝，让台下观众顾盼怡然，丝毫不用替台上提心吊胆，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出好戏。

武旦的跷，以九阵风（阎岚秋）、朱桂芳两位踩得最好，九阵风更为绰约遒健。他毕生不穿丝袜、线袜，永远是白市布纳底袜子双脸鞋，据他说不让脚趾过分放纵，对踩跷是有帮助的。他有一副铜底锡跟的跷，是他一位在侦缉队做事的把兄弟，送给他一块红毛铜打造的，不但软硬适度，踢蹀自如，而且不滑不涩。凡是吃重的大